

影 视 人 类 学 论 文
译 文 和 资 料 选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影 视 人 类 学 研 究 室
1995 年 1 月

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

——周 恩 来——

前 言

新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从萌芽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它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科学的需要。虽然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 60 初期,中国大陆还不曾使用“影视人类学”这个名称,但是随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进行,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工作,差不多与此同时展开了。刚开始时,拍这种影片既无理论指导,又无可资借鉴的影片,只能是参加这项工作的科研人员和电影工作者在实践中摸索。

1961 年,在第一批影片拍摄完成后,有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对自 1957 年以来的拍摄实践给予了总结。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民族理论家李维汉,文化部副部长、民族文化理论家齐燕铭(蒙古族)参加了会议,并对这种影片的拍摄原则和规律作了阐述。指出这种影片应是“科学片”,要求拍摄人员“如实纪录”,坚持“科学历史纪录的真实性”。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还是十分正确的,道出了人类学影片的本质和核心。由此可见,中国的影视人类学理论,在那时已经出现了。

“文化革命”结束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中断 10 年的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和研究又逐步开展起来。一些参加过这项科研工作的学者、编导和摄影家们,以及关心这项工作的学者,纷纷撰文“回顾”、“展望”、“简介”,目的在于唤起各方面人士认识影视人类学,关心影视人类学。并分析以往影片的得失。有的文章还总结了个人导演工作的经验,拍摄影片的回忆。与此同时,有条件的民族研究部门、民族工作部门,电视台和影视公司,都先后开展了拍摄工

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国外影视人类学论著和文章得到翻译并传播。使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影视工作者开阔了视野,引进了国外影视人类学理论。他们在总结吸收 50—60 年代拍摄经验的基础上,也在主题选择、拍摄和编辑方法上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并应用于实践中。

中国的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虽然已有近 40 年历史,但由于受经济力量的限制及其它人为因素的影响,发展还是很缓慢的。理论研究也很不够,我们将能够搜集到的讲话、论文、译文和其它资料一一归类入册,亦不足 20 万字。由于每个作者经历不同,实践不同,认识上的差异,文章又出自不同的时期,因此对人类学影片拍摄方法就产生了不同的主张。这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展现,正是“百花齐放”的体现。

通过《选编》的阅读,读者将会了解到中国人类学影片拍摄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现状。《选编》将为影视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论文搜集过程中,杨光海同志给予了帮助,特此致谢!

这本论文、资料的搜集和付印都较匆忙,恐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本书由张江华选编,任一飞审定。

编 者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1961 年部分影片座谈情况及有关资料	(1)
关于《西藏农奴制度》影片座谈会纪要	(1)
影片《苦聪人》座谈情况	(14)
影片《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座谈情况	(16)
影片《佤族》和《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座谈情况	(19)
影片《彝族》座谈情况	(28)
影片《黎族》座谈情况	(32)
关于拍摄《独龙族》科学纪录片工作中的一些情况	洪 俊 刘达成(35)
关于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拍摄工作总结提要	(45)
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 拍摄工作的请示报告(草案)	(51)
第二部分：论 文	(56)
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杜荣坤 杨光海(56)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回顾与展望	杨光海(65)
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	杨光海 詹承绪 蔡家骐 刘达成(70)
我国民族学电影之我见	杨光海(81)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	李德钧(90)
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述论	张江华(99)
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	
..... 于晓刚 王清华 郝跃骏	(118)
云南民族影视文化的回顾(节录)	刘达成(137)
德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状况一瞥	张江华(147)
漫话影视人类学	张江华(159)
谈民族学影视剧本的编写	杨光海(164)
摄制《佤族》影片的回顾与思考	杨光海(175)
《苦聪人》影片摄制的回顾与思考	杨光海(182)
人类学电影导演基础	杨光海(190)
第三部分:译 文	(218)
中国的人类学影片	
..... (德)K·克吕格尔文 张崢 江华译	(218)
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 (意)保罗·基奥齐	知寒译(222)
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	
..... (意)保罗·基奥齐 梦 兰译	(234)
第四部分:简介、纪事	(253)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简介	
..... 杨光海 魏治臻	(253)
我国影视人类学历史发展纪事	张江华(259)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影视人类学代表团访问德国 ...	
..... 杜任张	(273)

第一部分：1961年部分影片 座谈情况及有关资料

关于《西藏农奴制度》影片座谈会纪要

时 间：1961年7月18日下午

地 点：民族文化宫

参加人：李维汉 平杰三 薛子正 江 山 谢扶民
萨空了 谢鹤筹 包忠爱 齐燕铭 徐平羽
徐光霄 夏 衍 司徒慧敏 李先兵 覃 珍
苏克勤 林耀华 刘 忠 马洪继 何文今
康玉洁 罗 矛 李洪琛 彭后荣 张国华
狄振西

主 持：谢扶民 谢鹤筹

谢鹤筹：

今天开个座谈会，座谈《西藏农奴制度》影片。这部片子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首先请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谈一谈拍摄这部片子的情况和问题。

康玉洁（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

《西藏农奴制度》影片于去年八月份拍完，拍完后，带回北京编辑，经与民族研究所研究，对这部片子作了四次大的修改，编辑成

现在这个样子。这部片子共八本，第一本是介绍西藏地理环境、自然风貌和西藏与祖国的关系；最后的一本是介绍西藏的民主改革的；中间六本是介绍西藏的农奴制度的。根据《西藏农奴制度》的拍摄提纲的要求，这部片子基本上完成了反映西藏农奴制度的任务。我们是头一次搞这类片子，没有经验。这部片子是按下列内容顺序编辑的：（一）西藏的土地占有制；（二）阶级关系；（三）生产力发展水平；（四）剥削形式；（五）牧区的剥削形式；（六）宗教寺庙情况；（七）僧侣贵族生活；（八）农奴制度及法律；（九）农奴制度统治的结果。

这部片子编完后，我们厂子里看了几遍，觉得片子本身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用现在这种表现形式合不合适，是否深刻地反映了西藏的农奴制度？在科学性方面也有问题，有的地方不够真实。民委会和有关单位领导同志几次审查这个片子，对我们帮助很大（李维汉部长插话：这部片子经过了几次审查，所提的意见，你们都认为是正确的？你们有没有不同意的？你们在工作过程中都遇到些什么困难和问题，要提出来，说说真话。）当然，对这部片子的政策性，科学性等问题是有争论的，意见也很多，以致不能够定案，不知如何办。这里问题主要有：

（一）达赖、班禅在片子里出现不出现的问题。原来是把达赖、班禅放在噶厦政府部分介绍的，修改后，放到宗教寺庙部分了。究竟达赖、班禅要不要放上？如放上，放到那个部分合适，要肯定下来。

（二）1927年波密农民暴动的问题。当时，波密地区不受西藏噶厦管辖，西藏达赖势力进去后，横征暴敛，引起波密统治者反抗，许多农奴群众也参加了反抗，这能不能算是农奴暴动？没有把握。

（三）这部片子对封建农奴主压迫农奴表现的不深刻，如土地占有，阶级关系……多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概念，只能靠解说，如何

用形象说明，感到很困难。

(四)编辑次序问题，有的提出来取解放前后对比的方法加以编辑，我们起初是这样做的，结果离开了主题，很不成功。后来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编的，看来效果还好，也还有缺点，现已难改。

(五)有的提出民主改革部分反映的不够突出，我们考虑，这一部分不宜过多，因为多了就要削减解放前的部分。

此外，在史料使用上，也有差错，如把文成公主进藏的年限搞错了一年，这些都改正了。

何文今(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

拍摄《西藏农奴制度》这部片子的任务，是科影厂从“八一”厂那里接受过来的，现在拍成了这个样子。这部片子，民委和有关单位作了几次审查，都提了许多好的意见，问题是这部影片的科学性，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我们没有把握。还有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如达赖、班禅放不放到影片里的问题。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如对“堆穷”的看法就不一样。象这些问题，我们厂里都不好解决，须请领导机关拿个主意。

张国华：

这部片子对封建农奴制度的上层建筑部分表现得不够明显。政府组织只有噶厦，其他的没有反映。西藏地区与西康不同，政治组织比较齐全，三大领主、庄园，都是有一套统治组织的，对此，应该怎么表现？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剥削关系，都反映出来了，但不完整，在影片里怎么表现也要研究。

牧区表现的很简单，剥削方面只看到有收羊皮、酥油之类的，这只是一种剥削形式，其他方面的剥削看怎么表现？

西藏是僧侣贵族专政，从现在情况看，达赖放上去没有关系。

同时，从统治地位、影响大小来衡量，达赖作为农奴主的最高代表没有他，农奴制度就不好讲，不好说明问题，因为西藏是政教合一，他是农奴主的头子。

堆穷问题。堆穷比差巴穷一些，总的看来，堆穷、差巴都是农奴，但从经济地位上看，他们间都有贫富差别，也有少数的成为农奴主的代理人，而奴隶里面就没有农奴主的代理人。

差巴、堆穷、朗生是西藏原来的等级，堆穷较自由一点，可以种农奴主的土地，也可以不种。作为科学研究片子，也可以在解说词中保留富裕、中等和贫苦农奴的说法，但这不是西藏原来的说法。

寺庙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片，宗教寺庙可以保留。但寺庙的活动应该表现的更多一些。因为在西藏的三大领主中，统治压迫最厉害的还是寺庙。寺庙、贵族、封建政府，次序是这样排的。贵族打死人，还有过打官司的事情，但寺庙打死人，谁也不敢说句话。西藏社会那样的落后，群众那样的受压迫剥削，但又不敢起来反抗，这与宗教寺庙和达赖在精神上对人民的统治关系很大。片子在这方面表现得还很不够。

波密地区反抗西藏地方政府，能否算农奴暴动的问题（李部长插话：这要看他们反对什么？为了什么？）。战争是在1927年发生的。实际情况是西藏地方政府要统一波密地区，波密要独立，就打起来了。打了一仗，波密地区的统治者噶朗王被赶走了，对波密地区的农奴制度有很大的冲击。从此，这个地区出现了自耕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同时波密地区是黑教，达赖势力、黄教进去，他们就反抗，这又是教派之争。清政府的势力进去的时候，他们也反抗过。波密这个地区原来属于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与三十九族地区的情况差不多。达赖的势力于1927年打进这个地区以后，把这个地区分作三个宗，派有总管管理。

根据实际情况，波密这次反抗西藏地方政府的战争，虽然有农

奴参加,但不能算作农奴暴动。这次打败波密的是昌部的军队,不是藏军。

西藏内部过去互相械斗、打冤家的事情是很多的。邦达多吉打过藏军,三十九族地区也打过藏军,班禅被迫离开西藏之前也和西藏政府打过仗。这些战争,都有农奴参加,但都不能算作农奴暴动,因为这些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农奴,分得土地,算不了起义,不能属于起义这个范畴。

解放以后的情况部分可以不要(李部长插话:可以不要)。要,很不完整,不能说明问题;要完整,就把农奴制度部分压小了,片子是讲农奴制度的,而不是讲解放后的,要解放以后,反而不好,与农奴制度内容不相称。

萨空了:

科学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应该有个分工,要有一定的规格、要求。拍少数民族方面的片子,特别是科学纪录片,有个方针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科学纪录片,拍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的、奴隶制、农奴制等等,如何拍法,是个问题。有很多实际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是补拍的,科学价值怎么样,很值得研究。为了纪录过去的情况,表演一下,有些接近真实,但象有些表演,真实性就有问题。农奴制、庄园制等等社会情况如何拍法,是个问题。有些情况没有拍上,现在要补拍,也有困难,苦聪人原来是不穿衣服的,现在都穿上了衣服,拍的时候,男的把衣服脱了,女的不愿意脱,穿着衣服照,过多少年以后,人们看这个片子,会以为苦聪人原来女的是穿衣服的,男的是不穿衣服的。

一般的纪录片,有些也有问题。例如我们前些日子审查过一部反映西藏情况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山高水长》,摄影师对西藏的工作方针不了解,情况不掌握,拍了很多东西,拿出来大家看了,意见

很多。比如西藏几年内不搞农业社和人民公社，但摄影师不知道这个政策，片子里拍的是集体生产，象人民公社的生产一样，这就是个问题。平叛，也拍了一段，是表演的，也不真实。《山高水长》中是否要有这么一段，值得研究。总之新闻纪录片中也有表演照的情况，不真实，这也是问题。

拍片子，下去之前，把片子的主题、要求、怎样拍法，应该先研究好，弄明确了，意见取得一致了，再去拍，这样较好。

科学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应该有个分工，都有表演照的就不好。科学纪录片应有科学的严肃性，应有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

如果先把拍片子的提纲搞好，再去拍，出的问题会少一些。《西藏农奴制度》这个片子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差巴、堆穷、朗生，那是过去西藏社会里的等级，但差巴、堆穷中间产生了农奴主代理人，这些问题怎么讲清楚是个问题，总之，要从方针问题上来考虑如何搞好这类片子。

苏克勤：

科学纪录片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使用的范围应该是那些？是搞科学教育片呢还是搞科学纪录片呢？这些问题需要明确。过去拍的几部片子，给搞科学研究的人看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拿到部队中去看，大学生也看过。这几个片子基本上是科学纪录片，但也有科学教育片的性质。看来这类片子使用的范围要大一点，比如让大学生也看看，让他们了解少数民族的以前的社会的一些情况，但这涉及到片子的科学性和思想性如何结合的问题。

真实性问题：这类片子拍的越早越好，真实性就越可靠。拍的晚，很多情况没有了，复制，就要表演，很不容易搞好。越是工作进度慢的地区，真实性就越多；工作开展较快的地区，真实性反而少了。

1956年，中央指示对少数民族社会情况要抓紧调查抢救，要利用各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指示很正确。过去几年已经拍成的片子有五部（彝、佤、黎、鄂温克、苦聪人），现在正在拍摄的有景颇、维吾尔、独龙和西藏的这部片子。彝族和景颇族的都还要补拍一些材料。最近拍成的独龙族（父系家族公社）这部片子，拍的很好，原始的东西保存的很多。新疆现在正在南疆墨玉县的夏合勒克乡拍农奴制，但庄园都已经变了，真实性差的多了。

民族研究所科学研究规划中原定给每个少数民族拍一部科学纪录片，今年计划拍六部（傣、纳西、傈僳、拉祜、布朗、鄂伦春），补拍的两部（彝族、景颇族）。傣族的去年就作好了准备工作，作具体工作的同志们的意见是要早点拍，不然愈拖真实性就愈差了。

谢扶民：

这类片子不好搞，这类片子不仅我们要看，我们的儿子、孙子都要看。抢救下落后社会的情况，让我们子孙万代去看，这件事很有意义。因此，象达赖、班禅，我看可以放上去。这是真实情况。如何放法，可以研究。差巴、堆穷、朗生，是原来西藏社会中有过的。富裕的、中等的和贫苦的农奴，这是我们给划的，不一定要这样说，因为原来社会中没有这种说法。我看按原来的叫法讲为好。

过去拍的几部片子都有解放后的部分，如果这部片子里不要解放后的部分，那以前拍的几部片子怎么办。因为这类片子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要看，他们看到那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时就会问：这有没有出路呢？有了解放后的部分，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有，出路就是解放。因此，解放以后的部分应该有。当然不要也可以。

真实性的问题：表演照的也可以，但浪漫主义不能太多。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既要真实的纪录，而情况已经变了的，就要用表演的办法拍照。风俗习惯，可有可无，有，对社会制度当然可以看得更

清楚一些。

林耀华教授：

三大领主互相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上层建筑部分少了些。差巴、堆穷、朗生，都是原来的等级，按原来的讲好一些。农奴、奴隶都应按原来的叫法讲，具体的等级制度的内容，通过解说可以交代清楚，片子有解放以后的情况，要好一些。这类片子看的人很广泛，有解放前后显著的对比，教育意义很好。

李维汉部长：

我讲几点意见。从今天会上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来看，有这样一种情况：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有许多困难，碰到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今天提出来的问题，大大超出了《西藏农奴制度》这个片子的范围。这一点很好。这是我们这个座谈会上一个很大的收获。这个收获大大超出了这个片子。最近听说有些作家们反映，搞少数民族的东西，是个“危险的地带”这个“危险的地带”，不是指有土匪、有炸弹，而是指在政治上容易犯错误。这种感觉，这种担心，值得我们在这方面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来重视和警惕。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有些呼声，问题在那里呢？我看，一方面是困难多；另一方面是怕政治上危险。这是个矛盾。有关的领导部门应该想办法适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讲的话超过了这个片子的范围，我也讲点超此片范围的话。

这几年来民族文化工作方面如戏剧、电影等成绩很大，缺点错误也有，可以另作分析。但现在看来，数量不是很多，而是太少了；质量也有问题。民委也好，文化部也好，统战部也好，对这方面的创作，对这方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鼓励、帮助和积极领导，真正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搞这方面的工作是有困难的，在某些方面比

搞汉族的东西更困难一些。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了解,困难是很明显的,因此,不采取这个方针是不行的。过去是采取了这个方针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某些工作方面,是否都是采取了这个方针呢,那就不一定。这方面还可以研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成立了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文化部、民委会,都有领导同志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对这项工作都很热心,可以作很多工作。我建议,对少数民族的戏剧、电影,以至其他方面,可以分别地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戏剧方面,可以选有代表性的剧,邀请剧作者、导演、有关的专家,来好好研究总结,这样才能总结出方针政策来。再说电影、故事片、科教片,都有几个了。先从科教片着手总结也可以。找有关的人员,把片子看一下,总结出几条,就可以找出方针政策来。靠那个人,那个领导机关,提出几条方针,是靠不住的。有些民族的片子还没有拍,这要有一个过程。主席在解放初期曾经指示过,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应该赶快调查抢救,否则,民主改革以后,这些情况就会没有了。于是人大民委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去调查,搞了很多东西。现在拍的科学影片,就是社会调查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议文化部领导,抓紧抢救拍摄,在别的方面挤一点是可以的,有困难,大家想办法克服。

第三点,审查片子,我参加过多次了,每次都很被动。你不参加不好,因为与工作有关;参加了,就要你提意见,有时人家还说要李部长指示,似乎我是权威的。我每次审查,我也讲了一些意见,总有一句:“我的意见只供参考”。片子一层一层的到处请人家审,大家看了,都提了意见,但领导很多,地委、省委,都是领导机关。在中央,领导机关更多,有民委、文化部、统战部。领导机关、领导人参加审查,这意味着重视这个工作,关心这项工作,不是要泼冷水。因为领导人很多,意见也就很多,但领导同志提的意见又都是个人意见,很少是领导机关的意见,我讲的也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一个人

给人家提意见是经过讨论的呢？我看很少，都是领导者个人的意见，这就使作者、导演感到很困难，到底是听那个的意见好呢。不征求意见不对，不表示意见也不对，要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了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要说意见都保险，不敢这么说。说我的意见是代表什么，也不能这么说。我说的就不代表什么。这样一个态度比较好。意见可以讲，讲了不一定按你的意见办。意见都讲了，可以由少数人去加以研究后，再请示领导机关确定，例如由民委、文化部或其他机关确定。现在有了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可以共同研究。这部片子，可由民委、文化部共同研究，还有国华同志也参加，因为他是西藏方面的负责人。你们把意见集中起来就好办了，制片厂就好处理了。我看这部片子就采取这样的方式来研究解决。

对这部片子谈点意见。少数民族的科学片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纪录片，这种片子是专供研究用的，无夸张，完全是实录，把资料真实地拍下来，那怕是片断的也好；一个片断有时很重要。拍下来以后，能编起来的就编，不能编的就不编。但是要如实的纪录下来。有了文字纪录，又有形象的东西，可以供专门研究用。严格地说，科学片应该是这种片子。另一种是科学教育片，这种片子应该是在前一种片子的基础上再进行加工搞成的。过去拍的几部片子，因为要照顾到教育作用，结果是既不是科学纪录片，又不是科学教育片，而是两种性质都有，搞的两不象。搞成这两种不同的片子，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

拍片子的提纲、目的性、计划，也不是某个领导机关事先都搞好的吧。拍这类片子是有困难的。情况变了，条件变了，原有的东西现在没有了，这就是困难。我看拍这部片子是出了力、花了力量的，片子基本上应该肯定。这是科学教育片，不是科学纪录片。这部片子有无缺点？我看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对农奴制度方面纪录的不够，即把农奴制度作为一种

社会制度纪录下来，这方面还做得不够。上层建筑部分表现得不够，西藏的统治机构不仅有噶厦，还有地方各级统治组织、军队等等，这方面的缺点国华同志已提出来了，以后还可以陆续补充。

第二个是宗教问题，宗教本身是有两面性的，农奴制度本身是一面性。宗教方面的两种情况都要表现，有宗教的封建统治、压迫剥削，也要有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应该承认，这几年，有一些宗教改革，脱离群众。西藏，以至整个的藏区，尽管那样的黑暗，统治那样的残酷，为什么老百姓不惜一切的要信教呢？现在有些西藏人说，十四世达赖本人是坏的，叛变了，这不好，但是达赖作为神，还是一个好的神！很多人仍然是信仰他的。我小的时候，一二十岁还拜过菩萨。为什么人病了要去求神，搞点香灰吃呢？一是因为没有钱请医生，还有就是心理作用，吃了它以后能宽心。有的人吃了香灰病况不好、死了，那是命。驾船的人出海前要拜龙王。拜了以后，就有了与风浪斗争的勇气，否则畏缩。这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马克思早就说过，当着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时候，即会产生信神的问题。毛主席很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的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别人是不能代替搞的，代搞的就要出假象。只要条件变了，群众就会不再信神了。搞的过激了，就出假象。这几年，宗教改革有成绩，但也产生了些副作用，片子里讲宗教如何的黑暗，这是对的，（可能这一方面还揭露的不够），同时只讲这一面也不好。如只有一面，即可打倒宗教了。真实的反映，老百姓信它的这一面也应该讲。老百姓病了，没有医生治，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喇嘛，这也是真实。

达赖和班禅放不放在片子里的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不应改变。西藏是政教合一，达赖是最高统治的代表，片子里应该把他放